



2003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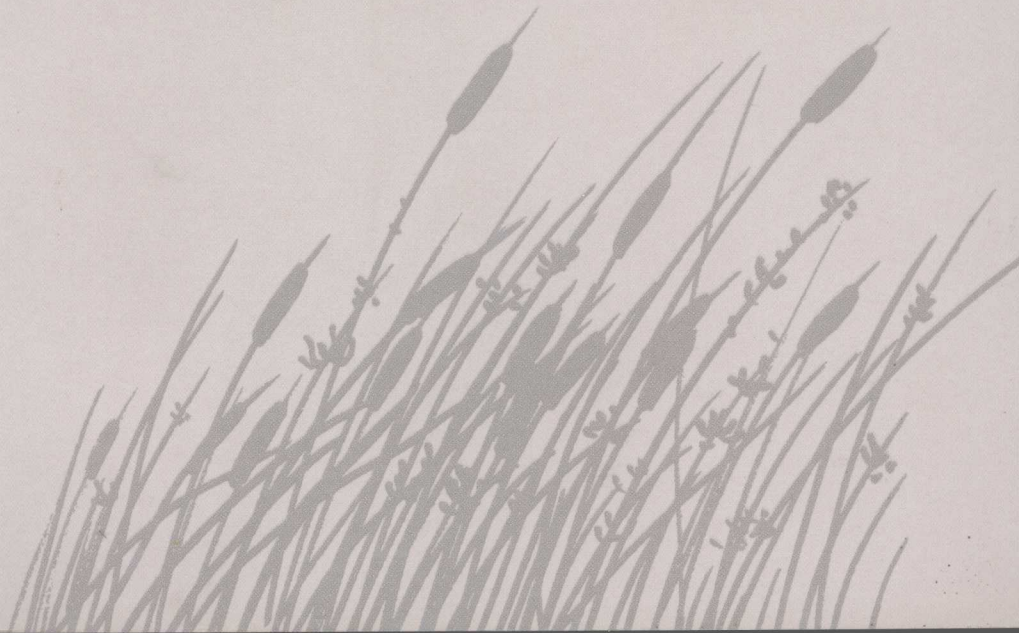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研究年鉴

青岛大学·北京鲁迅博物馆
鲁迅研究中心 ◎ 编

主编
◎ 郑欣淼 孙郁

刘增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2003年

鲁迅研究
年鉴

青岛大学·北京鲁迅博物馆
鲁迅研究中心 编

主编 郑欣淼 孙郁

刘增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3 年鲁迅研究年鉴/郑欣森,孙郁,刘增人主编.
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10
ISBN 7-02-004981-8

I .2... II .①郑...②孙...③刘... III .鲁迅(1881~
1936)-人物研究-2003-年鉴 IV .K825.6-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9511 号

责任编辑:岳洪治 装帧设计:刘 静
责任校对:段志坚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2003 年鲁迅研究年鉴

Er Ling Ling San Nian Lu Xun Yan Jiu Nian Jian

郑欣森 孙郁 刘增人 主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50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 插页 2

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02-004981-8

定价 28.00 元

目 录

鲁迅研究综述

鲁海四题	孙 郁(3)
2003 年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综述	刘丽华(14)
鲁迅研究的进展与突破	
——2002—2003 年鲁迅研究著作述评	吕周聚(28)
催生希望的青春劲旅	
——2003 年青年学者鲁迅研究成果述评	
.....	王吉鹏 王竹丽(42)
2003 年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述评	张 杰(66)
2003 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综述	李春林(72)
2003 年国外鲁迅研究述评	黄乔生(94)
从遮蔽到彰显	
——近三年鲁迅与艺术比较研究述评	
.....	魏韶华 李红玲(112)
鲁迅史料研究(2002 年—2003 年)	刘运峰(125)
鲁迅佚文研究(2002 年—2003 年)	刘运峰(137)
2003 年的网络鲁迅	葛 涛(159)
中学语文视野中的鲁迅作品	温立三(185)
永远的白话文经典	
——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评述	程 翔 管然荣(206)

2002 年与 2003 年的《鲁迅研究月刊》述评	田 刚(227)
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的南国景观	
——《鲁迅世界》述评	张梦阳(253)
2003 年鲁迅研究文章目录	蔡勇勤 马俊亭辑录(258)
2003 年鲁迅研究著作目录	蔡勇勤 马俊亭辑录(300)

鲁迅研究论文选粹(张杰选编)

鲁迅的意义:文化大转型的标志	阎 真(305)
十年沉默的鲁迅	钱理群(314)
“大众”文化视野中的异体同质和异质同构	
——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	姜振昌(331)
俄苏文化影子下的鲁迅	孙 郁(351)
鲁迅的可能性	
——也从《破恶声论》寻找支援	高远东(369)
鲁迅与中国诙谐文化中的乡愚主题	黄 键(387)
人文觉醒的寓言化表达	
——作为启示录的《狂人日记》	袁盛勇(399)
《一件小事》: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“自我小说”	李 明(410)
文化寓言:《故事新编》文类研究	孙 刚(417)
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	张铁荣(436)
两位伟大的民族自我批判者	
——鲁迅与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的比较研究	
.....	李春林(456)
编 后	刘增人(474)

鲁迅研究综述

鲁海四题

孙 郁

一、朱正的风格

我读的第一本鲁迅传记作品,是朱正先生写的。那是“文革”时期在一堆“禁书”中翻到的。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感受:精练、清晰、明确,无六十年代的流行色。没有想到几十年后,竟结识了朱先生,且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。朱先生是史学家,以资料考订闻世。又颇有思想者风范,不随波逐流,见识卓异,敢于写一些别人难写的著作。他为文平实朴素,绝不说虚妄的话,每一本书都有朴学风范,谈历史、讲掌故,博杂而细腻、平淡而深切,是独步于学林的。

印象中的朱正很少写抒情的文字,讲道理的宏文亦不多见。他的考证文章实在厉害,研究鲁迅的一些文章,就订正了周作人、许广平诸多错误,澄清了一些史实。那一本关于1957年风波的书,写得洋洋洒洒。大概是程千帆先生说的,朱氏以汉学的办法治宋学,是的的确确的。大凡了解他的人,都敬佩其治学的谨严,近五十年来,专家学者出现了一批又一批,可是载道空议者多多,类似朱正那样的有朴学遗风的,是殊为少见的。

今年“非典”的时期,他躲在北京儿子的家里,一气写了一本厚

厚的书《周氏三兄弟》。在资料查找不便的情况下,能如此迅速地写出此书来,确让人刮目。翻看这一本书,最大的特点是史料翔实,观点中正,不涉虚言。史料连着史料,点面处理得当,历史的场景在不动声色里还原出来了。朱正为文绝不说浪漫的话,亦不演绎任何花絮。他很会控制自己的情感,有一点点像钱钟书,观点隐含在史料里,在连缀剪裁之中,思想之火自然喷出,其力量是不亚于抒情诗人的。

《周氏三兄弟》描写了鲁迅、周作人、周建人各个不同的道路,三人的恩怨曲直历历在目,引人思考的地方很多。朱先生是鲁迅的追随者,敬重之笔多在鲁迅那里是自然的。刻画周作人时,也较为客观,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,其判断问题的方式是远离玄学的。关于周建人,史料用的较少,显得单薄,也许是缘于对象的话题是有限的缘故。从三兄弟来看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化的分与合,经验与教训,我们可以引申出不少的话题。这话题在今天的警示作用,同样是不少的吧。

周氏三个兄弟中,鲁迅、周作人在文化史的意义甚多,周建人的意义恐怕在非文化史的层面上。鲁迅是动的,二先生是静的,三先生则是隐的。看三人的历史,觉得与中国的命运那么深地连在一起,其血脉还在今天的文坛上流动着。鲁迅与周作人都挺复杂,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,而周建人身后的政治背影,也与中国的历史纽结相关,要说透其间的隐含,也殊为不易。因为线索繁杂,牵涉到文化史的难题,就非下一点苦功方能悟出什么的。朱正是个清醒的人。我看他描述三兄弟,毫无暧昧隐曲之笔,有时甚至还显得从容坦荡。在回眸昨日的一瞬,亦有远去的苍茫的。

中国人对人对事,喜欢静止地看,对周围的背景不太关注。比如现在谈论曾国藩、李鸿章,多以今人的视角为己所用,而对象世界的复杂环境则被省略不顾。于是新的看法迭出,历史人物成了

今人的道具,为专家学人所用,远去时光的真伪则不被细辨了。多年前围绕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,有过不少的争论,但青年一代不太愿意考虑这些。那些争论大多已被遗忘了。前几日去看林兆华导演的《赵氏孤儿》,看到剧的结尾,赵氏孤儿一声长叹:“过去的事情与我没关系。”心里不禁一动,仿佛是今人生活的写真,过去的人和事,连带着血雨腥风,都被消解掉了。你看每个王朝的兴衰,有着大致相似的脉络,可是后人哀之而不见之,于是便造成了精神的循环。所谓昨日如斯,今日如斯,明日亦如斯,前人的感叹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(鲁迅生前,善于从历史的细节里,查看伪士的马脚,在辑校古籍、征订考辨里,爬梳旧迹。)朱正大概深受此影响,知道惟有求真证伪的途径,才能抵达历史的真境地。所以重要的不是玄学式的独语,而是旧迹里的真伪的鉴别,以及精神的还原。《周氏三兄弟》的写法,不是一般的读书人可以做到的。作者考订现代史上的重大个案,有着对比的眼光,在诸多史料中穿梭逡巡里,剔去了幻觉与芜杂,直逼历史的原态。真真的有史家风范。世人谈到鲁迅佚事,多愿引周作人的文章,以为是定论,但朱正下笔的时候,不肯轻易同意前人的看法,要多方勘订,校补讹夺,正所谓大胆的怀疑,小心的求证。比如周作人在《关于〈守常全集〉的一点旧闻》里,推想鲁迅一篇文章的附识里的T先生,可能是蔡元培,朱正却以为周作人搞错了,误将曹聚仁当成了蔡元培。书中的话只是几句,却颇有力量,那是梳理了大量的史料才有的判断的。他写周作人与鲁迅的冲突,并不以讲故事之法为之,而是从旧文里取出观点,自己并不判断,但立论却飘然而出。我们读顾炎武的书,有时也有这样的感觉,文字不多,却有史料的逻辑力量,虽显枯瘦,非绚烂之笔,但思想朗然,筋骨劲健,立论牢牢地立在那里。明末以来,有许多学人有些风骨,到了鲁迅那一代,此风犹存,然而现在,至少是治理

代文化史的人中,有此传统的寥寥无几。现在的史论与传记,喜放空言,以浪漫诗学和抒情笔致点染作品。或洋洋兮排天大论,或熙熙然独抒情灵,倘若有史德尚可,或许亦可成一家之言,然而游离历史甚远,遂成了空泛的八股,读者自然是不愿亲近的。朱正是当下学林中的独行者。他既不属学院派,也非树起招牌的时尚者。他的著述本乎良知,又不自命清高。于孤寂忧患之中,慎辨于天人之际。就史德与史才而言,他可称得上是鲁迅研究界中的佼佼者。

大约在六七年前,和朱正先生有过一次浙江之行。那一次同登望海楼,见钱塘潮涌,雪浪拍空,先生遂吟诵起苏轼的一首诗。那一首诗是写钱塘大潮的,气势磅礴,先生似乎也动了感情。那一次才知道,他是个性情率真之人,内心的深处,有着不羁的热情。但他的著述,却将自己的情感隐得很深,炽热的心绪都内化在清冷的笺注、钩沉之中了。我由此而觉得,诗中之史与史中之诗,有时是不同的。后者的力量并不逊于前者。《史记》与《离骚》,均千古绝唱,哪一个不动人呢?不要以为司马迁就没有屈原的激情,世间的路千万条,有时是殊途同归的。

二、鲁迅的晚年

许多年前去上海,在鲁迅的故居看到先生晚年的照片,久久不愿离去。他坐在一群青年美术家旁的那副神态,多么像一个慈父。鲁迅的目光是暖意的,流着一种深不可测的,然而又亲切的光泽。我那时想,先生的晚年,一定是寂寞的,要不然为何总喜欢那些青年。他很少微笑,可在那些苦苦求索的艺术青年之间,却发出爽快的笑声,这和他论争时候的样子,判然有别。一直生活在紧张、恐怖和压抑中的鲁迅,很少有过放松的时候。

后来才知道,鲁迅的晚年,有着诸多不可琢磨的东西,那是与

中国人的习性完全不同的,于是便觉得,如果有人去写先生的晚年生活,那自然是一件有意味的事。其中的故事引申出的话题,也含有不尽的意绪。但写那一代人的生活,也并不容易,因了时代的隔膜,有许多情境已经模糊了。今人谈鲁迅,大多已没了激情,好似成了古董。所以诸多图书的描述,仿佛都已格式化了。但日前读到林贤治的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。心里不禁一动,像被火烫了一样,让我异常地兴奋。书很有特点,文字亦佳,是目前描述鲁迅暮岁生活的最有张力的文本。这一本书激情四射,哲学的、政治学的、社会学的、美学的内蕴交织在一起,鲁夫子凛然孤傲的形象跃然纸上。懂得了鲁迅晚年的选择,便会了解现代的中国。现代史的奥秘与鲁迅的奥秘,就存在于这交织之中。

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个颇难写的题目,但林氏却举重若轻,心得独特,多言他人未言之言,有种回肠荡气的气韵。如梳理政党与文学之关系、“革命文学”的利弊、自由与人权的命运、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等等,思想出于史实,立论惊世。林贤治在鲁迅面前肃然起敬,行文中有种神圣、悲壮的语态,鲁迅何以不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,写当代人钟爱的长篇小说,何以与形形色色的文人、名人纠葛,作者均有所思考,态度是决然的。鲁迅的性格,在晚年尤为刚烈,后人对其看法每每不一。文人喜其文字老辣,斗士热爱其横眉之态,学者又欣赏那通脱、清峻的哲人之风。同样是写先生的晚年,人们的观点如此有别,也证明了他的博杂。读者至今仍对其褒贬不一,不仅缘于对历史判断的差异,也缘于对个人主义限度的不同理解吧。

鲁迅的晚年颇不好描述,关于其史实的解析多不一致,论者如云,而莫衷一是。比如他与左联的关系、与苏俄的关系、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,都难用一种理论简单概括。三十年代,世界范围的知识群落,都有一种左倾的倾向,但同是左翼人员,对人生、对自我的

看法各有不同。鲁迅虽身为左联的作家,但与周围的人又多有冲突,野性的与个性主义的东西仍在。你看他推介珂勒惠支的艺术,反抗的意识背后,还有现代主义式的阴冷,那绝不是一般左倾理论可以说清的。他还译过托洛茨基、高尔基的某些作品,基调与斯大林主义又并不相干,同是反抗的艺术,鲁迅在关注民众的同时,又保持着先前钟情的尼采式的独立意志,不与公式主义之徒为伍。这些使他既像左联成员,又不属于左联的世界。他以复杂的心境出现在文坛上,而那时,他周围的人很少能进入其世界。

这就是他的复杂性。然而许多年来,人们对他的叙述大多简单化了。我看林贤治的书,觉得摒弃了玄学,以心灵体味和生命感受,究先人之思,将鲁迅与外部世界定位在一种彻底的个人无治主义思想上,思路就大不同于先人了。林著既别于瞿秋白,又远离了王瑶、李何林的看法,乃民间思考者的野性之言。总觉得作者将自己的经验,带到了书中,好似借着鲁迅,叙述着自身的苦乐,这就增加了诗性的含量,历史的场景也血肉丰满了。但我读这书,也有一点点不足感,作者大概也有简化鲁迅的倾向,鲁迅世界的多样性,似乎并未勾勒出来。带着自己的经验阅读前人,有时会发现鲜活的存在,可那毕竟是过于主观的方面,而还原对象世界,则并非那么容易。比如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,怎么看呢?他到底在哪种层面上,接受了苏俄的思想,又拒绝了其中的理念?这些都需要细细梳理。至于他和国民党左派的交往,与共产党文人的接触,则也非三言两语可道。写鲁迅的晚年,要遇到诸多的挑战,那里的难题,其实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的难题,用单纯的视角、确切化的语调去打量一个非秩序化、多义性的存在,也会有简化的危险的。鲁迅之于他身后的审视者最大的问题是,后者总是以明晰的条理规范前者,而前者在根本点上就不属于明晰,而呈现出竹内好所云的“混沌”。这一现象如何解决呢?

据说从一个人的晚景里,大可看清生命的本原,因为老之将至,其态也真。鲁迅的暮岁,就有他迷人的所在,今人的话题,一时难以言尽。我们在劳顿之余,有时能听到有人谈及到一个真人的生活,看远去的灵魂的闪烁,那是很快乐的事情。但这样的讲述者,不是常常可以遇到的。读林贤治的书,你会觉出,鲁迅给我们的挑战,实在是太严峻了。

三、谜中之谜

曹学的红火,大抵因了其间充满了谜团,可解可识之事竟被罩上神秘的雾水,于是有人试图探入其中,结果玄之又玄,愈陷愈深了。这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曹雪芹距今的年月甚远,前人并未留下多少详尽的资料,于是只得考据、论证,曹学但从红学里分出,渐渐变成了谜学。有什么办法呢。鲁迅学的红火就不这样了,历史的情境大多有案可稽,看样子并不需要太多的力气吧?其实也不尽然。看这几年有关鲁迅史实争论,亦众说不一,各行其道。《假如鲁迅还活着》、《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》等问世,样子比曹学还要气派,且吸引着诸多人随之三思。但要真正理出头绪,恐怕殊难。鲁夫子让人百思不解的地方很多,那也构成了现象之谜。一门学科,一旦与谜相伴,自然有着它的诱人之力。

有一位前辈说,现在的鲁迅热,都是非学理的热,有一点现实的折射,或是借先辈之史言己身之事。也许是对的。比如“假若鲁迅还活着”的设问,就是现实关怀的一种历史追思。鲁迅的文本如何已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物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命运,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设问这个题目,其实隐含着对经典失落的焦虑,抑或意识形态的话语。至于鲁迅的另外几个谜团,比如死因、兄弟间的失和、与左联的关系等等,有史学上的问题,也有历史记忆的

道德承担等因素。今人以之为奇,且追究不舍,大概也是一种自由理念的觉醒,不同的人持不同的看法,那是自然的。

我翻阅几十年来争论鲁迅生活琐事的文字,有时感到一种刺激,才知道鲁迅对于今人而言有着彻骨的意义。当然,其间不免行私利己的好事者,这且不谈论之。重要的在于,为什么离不开政治语境?也许鲁迅的意义,就在于不断地纠缠于政治,或者说在延伸他的话题时,必然与流行的观念相冲突?如果是这样,那也正破坏了先生生前的预见,自己的文字未能和所攻击的现实一同消失。欲速朽者,反而获得了长久的话题,且谜团越来越多,幸事呢还是不幸,文学史家大概也会为之生感的。

“五四”已过去许多年,许多作家的故事,今人已不再感兴趣了。惟有像鲁迅这类少数的作家,还在不断被人以各种方式提及,也证明了其自身的魅力。鲁迅是被他同时代人谈得最多的文人之一,但看那时代一些围剿他的人,与其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,鲁迅自己就笑着说,攻击他的人,大多未打着痛处。可见认清一个人的原貌,大抵要费一些眼力的。文章写了很多,却不着边际,仍在枝节上缠绕,这是鲁迅被言说的历史中悲哀的现象,我们现在很难读到透彻的文本分析之文,连其精神背景值得廓清的劳作,亦少有人问津,许多领域,并未被提及。我以为真正的谜,大概应在这一个层面。可是我们这些人,大多无力完成此任,惟剩下了枝节与伪问题的讨论,说起来是学界的一怪。近年学林中的皮毛现象之争,大约隐含了精神上的退化。虽然有些讨论颇为诱人,亦有佳作耀世。但和丰富的鲁迅世界比,显得过于单薄了。

自然,有一些讨论有着激发青年人思考与想象的意义,至少说明人们已意识到了鲁迅的当下性。葛涛的那本《网络鲁迅》就隐含着颠覆流行色的只言碎语,青年人大约是喜欢的。他新编的《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》把一些话题具体划限,易让人透过今人的言谈,

看一种社会心态。记录文人学者的言论,也可读到文化史的兴衰流变。台静农当年编鲁迅评论的集子,也有这方面的意义。有一次偶翻这本发了黄的集子,便想起二十年代末文坛的情形,连台氏那时的心绪大约也可窥出一二来的。打量鲁迅,一般不会空手而归,深浅是有别的。一些是老话题新说,一些是新话题老调,但文人学者仍乐此不疲,真不知是学者们原地踏步呢,还是社会在原地踏步。这个问题倘若说清,大概就会解析出谜中之谜吧?

言说别人的时候,其实也多少言说了自己。王阳明解析孟子的文章,多有妙语。但那不过借着古人,说自己的心事,根柢在讲他的心学。他同代人讲解孟子者甚多,现在已没多少人记得了。王氏却将题目做得很好,至今亦在社会流传。为什么呢?大约是跳出了旧语,境界超迈,看到了别人未见之物。那也可说是不错的现象之谜的破译者。我们现在要遇到这类文章,已不太容易了。从鲁迅读物的热销之事来上溯历史,我一直想遇到一位类似王阳明式的通达之人。也许这样的人一生也难以遇上几位,但我相信与思想者相知的人物,总会有的。愿我们能有这样的好运。

四、叶先生小记

1978年3月,我在大连一所师范学校读书,入的是中文系。那时系里有两个老师名气很大,一是于植元先生,善书法,系章黄门派的弟子,对音韵训诂颇有研究。另一位是叶德裕先生,教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,同学们很喜欢他。于先生很少给我们开课,对他的书法一直敬佩,因为未旁听过他的课程,几乎没受到什么熏染。但叶先生却教了我一年多,影响了我后来的道路。他很有风趣,见识亦深,且写一手漂亮的文章。我后来在北京工作多年,遇到许多学者,不知怎么,许多人都不及叶先生给我的印象深刻。他的气质

和学问,成了我青年记忆中美好的一瞬。

叶德裕先生笔名伊凡,在五十年代曾十分活跃,他的关于鲁迅《故事新编》的论述,至今仍常被人引用,在那时还引起过争论。他生于1920年,浙江杭州人。退休前一直做教员。先生长得很瘦,体弱,但目光炯炯,是个很有神气的老人。我认识他时,已近六十了,可心态仍仿佛青年人一般。我后来去读研究生,学习现代文学,搞鲁迅研究,与他当年的教诲,都是很有关联的。

他是一个没有学院派色彩的人,因为搞过创作,心性一直很纯真,所以授课的效果颇好,像磁石般吸引着大家。先生讲话言简意赅,常有妙语,让听者每每有回味之处。我在他的课里,第一次感受到学术的力量。那时便渐渐感到,学问家与诗人气质一旦结合,是会产生一种逼人的力量的。

2003年初,他的专著《走向鲁迅世界》出版。算起来,先生已是八十余岁的高龄了。读这一本书,没有暮气,时下学界的八股调也很少见到。书中的一些篇章,过去曾经读过,有的印象很深。先生是个很有见识的人,文章锋利冲动,有凌厉之气。对鲁迅的思想把握,是建立在对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的。每有奇思,辄与世人之见相对立,言他人未言之言。我尤其喜欢他反驳学界流行观点的文字,觉得不是在放高论,而是苦苦的凝思。那一篇《鲁迅与〈天演论〉、进化论》,是理论色彩很浓的文章。七十年代末在《文学评论》刊出后,得到了广泛关注,是颇有见地的论文。先生著述时很有逻辑力量,行文如湍流直下,酣畅淋漓。谈论自己的观点时,直指核心,毫不温吞。他对理论问题的吸收、阐释,非玄学的演绎,会心之处多多,概念与思想,是从鲁迅的文本中提炼出的,不觉得与对象有什么隔膜。中国的学者谈论问题,喜欢概念游戏。叶先生对此深恶痛绝。他论述《故事新编》,对作品的解读精确独特,由艺术时空的打量升华到理性的沉思,对其中三个艺术世界和两个思想世